

辽代文物丛书

辽代服饰

王青煜 著

辽宁画报出版社

绪 论

契丹，这个以“镔铁”自称的民族，在中国古代民族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契丹人在我国北方建立了草原帝国，同其他民族一起，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华文明，而且垂范后世。其影响波及世界的东西方，直到现在，在拉丁文和俄文中还把中国称为“契丹”。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建有卓越功勋的民族，在我国史籍上最早见于《魏书》，此书中记曰：“契丹国，在庫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著名辽史专家陈述先生认为：“按照逻辑次序，在他传于中原之前当先有此号，此号之前，必先有集群（部落、部族）。¹”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出土的辽耶律羽之墓志铭上载有“宗分佶首，派出石槐”。此可印证陈述先生论断之正确。同时也证实了契丹人确是源出东胡的鲜卑大酋檀石槐的后裔，佶首，即契丹族之奇首可汗。

契丹人有一个种族起源的神话传说，此传说一直为多种史籍所录。《辽史·地理志》载：“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另如《契丹国志》等书籍中也有同样的记载。经学者考证，此白马神人即奇首可汗。因《辽史·营卫志》载：“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居松漠间。今永州木叶山有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可敦并八子像在焉。”神话终归是神话，我们从史籍上还是可以发现契丹人的历史足迹的。《辽史·世表》记载，契丹与宇文氏（鲜卑）同出炎帝之裔，始祖曰葛乌菟，世雄朔陞，其后“析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见于此。”由上述可见《魏书》所

说的“契丹国，在庫漠奚东，异种同类”之说是正确的。同时也可知道契丹人在秦汉南北朝时，其部族还很弱小，还不得不依附于其他部族而不能独立，还是一个被其他部族逼得到处乱窜的民族。但是到了隋朝，其族渐盛，正如《隋书·契丹传》所云：“部族渐众遂北迁，当辽西正北二百里，依托纥臣水（今之老哈河）而居。东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逐寒暑随水草畜牧。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于此时，契丹人已形成了部落联盟。

契丹人从古八部过渡到大贺氏部落联盟阶段是在唐代初期，其八部酋长三年一会，并于此会推选联盟长官。但联盟长官每届都出自大贺氏，因此称之为大贺氏阶段。唐朝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契丹联盟长官摩会率部附唐，唐太宗颁旗鼓，以为权标。此后，唐朝又多次以公主下嫁契丹首领，并且置松漠都督府。立十州。武氏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松漠都督李尽忠叛唐自立。后附突厥。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契丹首领李失活率部归唐，唐朝于翌年复置松漠都督府。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契丹大贺氏联盟瓦解，由世居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哈达图一带的（祖州）涅里（又作雅里或泥里）遥辇氏部落联盟。涅里是耶律阿保机七世祖。唐“安史之乱”时，契丹人又附回纥汗国。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契丹人在联盟长屈戍的率领下重归大唐，唐授屈戍“奉国契丹之印”。唐天复元年（公元901年），契丹联盟酋长钦德可汗任命耶律阿保机为迭剌部夷离堇，专事征讨。由于阿保机率军连破室韦、于厥、乌古、库莫奚，略中原，下九郡，征女真，所获人口财物甚众。公元904年又再次南征中原，连拔数城大获全胜。至此，

耶律阿保机的政治、军事威望逐渐强盛起来。终于在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在如遇王集会埽设坛，“燔柴告天”即皇帝位，这时，契丹人的国家已具雏形。此后，耶律阿保机集杀七部保守势力的酋长，平定诸弟的叛乱，终于在公元916年，仿中原体制建国称帝。废除了可汗称号，自封为“天皇帝”，建元神册（公元916年），并在现巴林左旗筑城池，立国都，号上京。

契丹人建国后，耶律阿保机对外采取了远结近攻，扩边展疆。对内采取政治、精神上的双重统治。征渤海，讨女真，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属国，并于公元920年颁制“由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创作契丹大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的契丹大字。之后又创制了拼音化程度很高的契丹小字。¹²公元921年又“诏定法律”，³契丹人由奴隶社会逐渐转为封建社会。与此同时，耶律阿保机大力提倡中原文化，尊崇儒家思想，以儒家的忠、孝、节、义来教育民众。同时还大力提倡佛教，从中原掠来大批僧人，在皇都及全国修建寺庙佛塔，让佛教的修来世、报应轮回思想笼罩民众的精神。道教也于此时乘机而入，使契丹人成为多神信仰的民族。同时，耶律阿保机也以受命于天的白马神人自居，其后述律平则成为青牛神女，推出了一整套的化人为神、化家为国的愚民策略。

耶律阿保机去世后，耶律德光继承乃父遗志，东征西讨，获燕云十六州。至圣宗与北宋签定澶渊之盟，国家极度强盛。它拥有五京六府，156个州军城，209个县，部族52个，属国60个。统治区域东到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达胘肭河，南至白沟，成为幅员万里的泱泱大国。

尽管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及太宗耶律德光精心设计了种种愚民手段，尽

管在祖州城内设置了“殿曰两明，奉安祖考御容；曰二仪，以白金铸太祖像；曰黑龙，曰清秘，各有太祖微时兵杖器物及服御皮毳之类，存之以示后嗣，使勿忘本。”⁴太宗精心设计的这种传统教育可谓用心良苦。但是，由于辽代皇族之间的皇权之争，再加之澶渊之盟以后，一百多年的和平生活，使皇室上至皇帝，下至皇储及皇亲国戚，贪图享受，腐化堕落，迷恋于声色犬马。朝臣们营私舞弊，巧取豪夺，结党营私，欺压百姓，对此，《乘轺录》记曰：“虏政苛刻，幽蓟苦之，围桑亩税数倍于中国。水旱虫蝗之灾，无蠲减焉。以是服田之家，十夫并耨，而老者之食不得精，力蚕之妇，十手并织，而老者之衣不得缁絮。徵敛调发，急于剽掠。加以耶律、萧、韩三姓恣横，岁求良家女子以为妻妾，幽蓟之女。有资质者，父母不令施白粉，弊衣藏之。比嫁，不与亲族往来。”由于辽统治者贪得无厌，增捐加税，祸及临邦。奸权当道，欺下瞒上，竟使昏庸的道宗皇帝杀妻灭子，天祚帝继承乃祖的残暴和昏庸，亲佞远贤，难进真言。再加之天灾不断，各族人民无法忍受这天灾人祸而发生的起义此起彼伏。这时一个饱尝了契丹贵族压迫的属国奋起反抗，这就是以完颜阿骨打为首的女真族。他们一方面对契丹发起猛烈的进攻，一方面派使者联合北宋。昏庸的北宋当政也背信弃义，充当了女真的帮凶，其结果是引狼入室，在契丹亡国之后，自己也遭受了灭顶之灾，徽、钦二帝沦为金人俘虏。这时的辽天祚帝收拾细软而逃走，⁵臣僚们也各求保命，于是强大的敌人攻来时，不堪一击，终于在公元1125年，天祚帝被金兵俘虏，至此，契丹人建立的辽朝政权，经九帝209年而亡。

辽亡后，耶律大石带一部分契丹人西迁，奔向西域，在中亚建立了西辽王朝，俗称“哈刺契丹”。公元1124年以后，又经八剌黑在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了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历八十余年后融于伊斯兰教而波斯化。截此，从《魏书》之记载，时经约一千余年，契丹民族完全融于其他民族之中。

契丹这个民族虽然消失了，但是他所创造的博大精深的文明依旧留存于世。虽然历经千年，仍然有一部分被后世继承下来。这就是契丹人对中国乃至世界作出的重要贡献。总结起来，有以下三方面：

一、契丹人曾建立一个国力强盛、财力雄厚、文物彬彬的大国。在草原上筑城防，建皇都，开北方少数民族建筑城池之先河，因此他与北宋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第二次南北朝的格局。

二、契丹人所建立的辽朝，是一个多民族共处的国家，辽政权创造性地制定了一整套民族自治的治国方略。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一国两制”政策。^①这一治国方略不但奠定了辽朝的二百余年基业，而且垂范后世，也就是说契丹人的这种治国策略奠定了中华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历史根基。它尊孔尚儒，因此使国内各民族文化得以融合，尤其是以汉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与草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崭新的草原契丹文化。

三、由于辽朝契丹人拥有大量的骑兵，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扩疆展土，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版图确立有杰出贡献，而且于此同时，也对外传播了中华文明，并从草原丝绸之路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文化。

由于契丹人早已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到现在已历经千余年，这千余年的风雨已把契丹人活动的遗迹荡涤殆尽。他们的语言已无人通晓，他们的文字已成为天书，等待人们去破译。对于契丹人创造的博大精深的草原契丹文化，人们在努力去探索。但是，《辽史》是我国史书中最为疏漏的一部。它不能全面地、系统地、翔实地反映当时契丹人的风采，这给研究人员带来了很大困难。好在近年来出土了大量辽代文物，特别是壁画、雕塑作品的出土，给研究辽代契丹人生活习俗带来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它像今天的纪录影片一样，纪录了当年契丹人的生活、习俗、衣饰状况等。因此，我们通过画塑作品，再结合史料的记载以及出土文物等，对辽代契丹人生活的各种习俗作一粗线条的初探，为大家提供一些文物资料，为使契丹人形象展现于现代的文艺舞台上及艺术作品上铺一基石。

①《契丹政治史稿》，陈述，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新五代史》，欧阳修，中华书局。

③《契丹国志·太祖天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④《辽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

⑤《契丹国志·天祚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⑥《辽史·百官志》，中华书局，1974年。

目 录

绪论

1	一 服装
1	一、头衣
25	二、契丹传统服装
34	三、胫衣
40	四、足衣
44	五、其他服装
49	六、辽朝服装
92	二 佩饰与化妆品
92	一、首饰
103	二、项饰与臂饰及手饰
110	三、腰饰
121	四、契丹人的化妆品
128	三 发式
129	一、契丹男子发式
134	二、未婚女子发式
137	三、儿童发式
141	四、已婚妇女发式
146	五、契丹人的发俗对其他民族的影响
149	后记

第一章 服装

服饰是人们从事生产、社会活动的穿戴，它包括头衣、足衣、手衣及项、胸、腰、臂、腕间的佩饰。正因有上述诸多的衣饰，所以它不单纯是护体取暖的人体包装，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标志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财富等等。

在中国古代，有很多服饰是穿着者身份地位的象征，但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活动、不同的季节，所穿的服饰亦不相同。另外，由于人们的年龄、贫富及民族习俗不同，他们的服饰也各不相同。这些本来很复杂的服饰，在辽朝就更为复杂了，原因是辽朝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服饰，更何况他们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着。所以，辽朝的服饰及服饰习俗融合各民族之所长，特别是汉族的服饰文化，不但对其影响甚大，而且直至作为朝廷法服世代沿袭。因此谈及辽朝服饰，就要从辽朝的契丹民族传统服饰到辽朝法服上逐步来考述。

一、头衣

头衣也叫首服、元服。它是人们衣饰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辽朝的头衣种类很多，名称各异。但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契丹民族传统的冠帽类；另一类是太宗会同年以后采用中原汉族朝廷法服的冠帽类。

契丹民族的传统头衣，按其制做材料又可分为：裘皮类、毛毡类、纱绾类、金属类、笠类、丝帛棉胎类等。

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后，契丹人所用的汉法服冠帽类有：裹巾类、幘头类、介帻、远游冠、进贤冠、进德冠、翼善冠、通天冠、袞冕等。

下面就史籍的记载和出土文物以及冠帽的材质对辽朝契丹人的头衣逐一进行分析，考述。

裘皮类

裘皮头衣是契丹人最早的冠帽，也可以说是契丹人最为传统的冠帽之一。如《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中所说契丹有一主“号曰啞呵，戴猪头，披猪皮，居穹庐中。”“戴猪头、披猪皮”就是以猪皮为衣冠而

取暖护体。契丹人以游牧、狩猎为生计，猎获野兽后，“食其肉，衣其皮”，因此，契丹人最早的头衣是由动物裘皮制成的。史传唐朝太尉长孙无忌以乌羊皮制成浑脱帽，后人多效之，谓之赵公浑脱帽。浑脱即把小羊皮整体脱下，吹气于内使其涨满鼓起而干燥。元代谓“革囊”或“皮浑沌”。《草木子》：“北人杀小牛，自脊上开一孔，去其内骨肉，外皮皆完。揉软用以盛乳酪酒，谓之浑脱，赵公浑脱凉类于此式。”上述以整个动物皮制成的头衣叫浑脱帽。那么，唢呵所戴猪首也应是浑脱帽类。唢呵戴猪头的样子没有遗像可考，其形状已不得而知，但是在辽人程汲之所做的传世画作《便桥会盟图》中，所绘的马车表演者即头戴兽头皮帽。该图是描写唐太宗轻装简从会见突厥君长、团结和好会盟的故事。但是画中的人物面貌服饰，并不是唐代的突厥人物形象，却间接地为契丹、女真服饰提供了研究资料。（图1）因此，程汲之笔下的表演马术者，所戴之兽头帽可以间接地反映唢呵所戴猪头时的情景。同时，也可佐证史籍所载唢呵戴猪首并非虚构。契丹人是马背上的民族，骑马是契丹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活动。正如欧阳修在使辽时所赋《奉使契丹道中五言长韵》一诗中所描写的“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辽史》对契丹人也描述道“鞍马为家”。正因其鞍马娴熟，马术即其竞技项目。在表演这些传统的竞技活动时，其所穿着也应是更具有传统的衣冠了。



图1《便桥会盟图》
人物



图2 胡瓌“还猎图”
所绘皮帽

在传世画作中还有一种卷沿皮帽，该帽顶为布帛做成，周围有上卷之皮沿，这种皮帽在胡的《回猎图》和《还猎图》上均有描绘。（图2）这些由于急驰于猎场而劳顿发热的契丹人，他们摘下所戴的皮帽，有的束于腰间，有的拴于鞞鞞带上。此种裘皮帽在耶律倍的绘画作品及程汲之的《便桥会盟图》中均有描绘。

在库伦辽代墓室壁画上，绘有一侍仆为主人捧着的皮帽。该帽的帽盔为尖圆形，前有裘皮迎风，两侧亦有半圆形的裘皮帽耳。（图3）

在敖汉北三家辽墓壁画中，绘有《刘三取钱》一图，该图中刘三所戴的裘皮帽，其形状和库伦辽墓壁画绘之皮帽相似，所不同的是刘三的

皮帽帽盔更接近圆锥形。(图4)

上述图2、3、4三种皮帽的形状大同小异，可以认定其为同一种制式皮帽，之所以大同小异，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一是几位画家的绘画造型能力所造成，一是制帽工人对帽的审美观点所造成。总之，它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因为辽地大漠风寒，到了隆冬季节，温度极低，人们在野外从事生产、社交活动时，不戴皮帽是绝对不行的。正如苏辙使北时，写诗道出心中对辽地风寒的畏惧：“北渡桑干冰欲结，心畏穹庐三尺雪。南渡桑干风始和，冰开易水应生波。穹庐雪落我来到，到时坚白如磐陀。”画家们对此形制的皮帽反复描绘，也说明这种形制的皮帽是契丹人最为喜欢的帽式之一。所以壁画中反映出这种形制的皮帽，不分贫富贵贱，人人可衣。但在制作帽子的布帛、皮张的颜色、质量上可区分出衣者的身份高低贵贱的。在库伦辽墓壁画《出行图》中有一捧镜少女，其头上所戴之暖帽，尖圆顶的帽盔为绿色布帛做成，顶缀花饰，前有窄条黑裘皮迎风，双侧有半圆形之黑裘皮上卷的帽耳。其形制极为美观，就在现代，也有近似形状的女帽。(图5)西安出土的唐韦瑱墓中，有石刻线描《胡服女侍图》，头戴的“浑脱金锦帽”，其形制与此帽非常近似，看来此式帽为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妇女所喜好的帽式之一。(图6)

当时，此种女式头衣对中原唐、五代、宋的妇女都有影响，“首先在宫掖中效仿，继而遍及全国。又如临安舞女戴茸茸狸帽和窄窄胡衫，也是其中一例。”^①

在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壁画中，有一放牧人所戴之皮帽别具特色，该帽的形制很近似于现代蒙古族牧民冬季所戴的哈雅玛拉嘎。戴上这样皮帽，让人一看，就是在风狂雪虐的野



图3 库伦1号辽墓壁画



图4 敖汉北三家辽墓壁画刘三所戴的皮帽



图5 库伦辽墓壁画



图6 唐韦瑱墓石刻深脱金锦帽

外，也会暖意融融。尽管是在冰天雪地的北国环境中，只要具备此帽，也会无虞矣。（图7）

在巴林左旗滴水湖辽代壁画墓中，绘有一种暖帽，此种暖帽当以熟去毛的板皮所做成。惜此帽已部分残损不全，但在《契丹人狩猎图》中，亦有对此种形制暖帽的描绘。其形制为：帽盔为半圆形，前额有从正中分开而上卷之帽檐，此檐直抵两鬓前出帽耳处，左右帽耳亦在颅后连接于一起而上卷，额前缀有近于金博山的花饰，饰物之上有一梁通贯前后。古代有一种搭耳帽，疑即此式。马缟《中华古今注》云：“搭耳帽本胡服，以韦为之，经以羔皮络缝。赵武灵王更以绫绢皂色为之……后赐武臣及内侍从。”《契丹人狩猎图》中衣此暖帽者；正是武职官员。契丹人乃东胡后裔，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搭耳帽当是契丹人传统帽式之一。（图8）

毛毡类

辽代契丹人有一种传统的制帽材料，那就是毛毡。毛毡是用初夏第二次所剪的绵羊毛、牛毛、驼毛擀成的。契丹人的毛毡头衣有两类，即一次性擀制成功的毡帽，亦有一种先擀成毡片，然后再经裁缝而成的毡冠。

《辽史·仪卫志》载：“臣僚戴毡冠，金花为饰，或加珠玉翠毛，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中储发一总。”从辽代墓葬中出土的石刻造像及壁画描绘中，可理出以下几种样式的毡制冠帽，这几种毡制头衣，分别为身份、地位不同的人所衣用。

解放营子辽墓壁画《草原宴饮图》所绘的墓主人，其所衣之冠，即毡冠。其形制为：顶呈阶形，前低而后高，前顶中间有一斜向上前方的如意云头式的尖；两鬓上方有方形饰物高于前檐，双耳前垂有夹带，并缀有金花珠玉为饰；从颅后向前至双耳，有如东坡巾式的上折之檐，但此上折之檐有三层之多。该图颅后帽下有一长尖状下垂物，观此物，不像帽上的装饰品。阿鲁科尔沁旗温多尔敖瑞山



图7 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石棺壁画



图8 《契丹人狩猎图》所绘暖帽

辽墓曾出土一具男尸，该尸额后两侧留有长发，经双耳上拢至脑后结成发辮。观此图之脑后帽下物，很可能像温多尔敖瑞山辽墓男尸一样，将鬓发拢于脑后结辮而下垂。该图之毡冠虽“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但是未必“中储发一总”，另外，此种毡冠，即《辽史》中所载的以“金花为饰”的毡冠。（图9）



图9 解放营子辽墓《草原宴饮图》

内蒙古巴林左旗博物馆收藏有“大契丹国萧氏夫人墓”出土的两块画像石，该画像石由两块青砂岩雕成，上浮雕着男女侍仆，宴饮侍奉，散乐演奏等情节，其中男女侍仆所着之头衣中，有三种毡帽，分别叙述如下：



图10 萧氏夫人墓画像石中侍仆的毡帽

1.圆顶双耳毡帽，此帽的帽盔为半圆形，两侧有半圆形双耳折上，该帽为一怀抱陶瓶的侍仆所戴。无独有偶，在唐朝敦煌壁画《张议潮出行图》中那些民间乐人所衣之毡帽样式和此帽基本相同，只是帽盔高尖一点而已。一个是东北地区，一个是西北地区，相隔千里，但同是北方民族，当是北方地区文化习俗所致，使衣冠如此相近。（图10）



图11 萧氏夫人墓画像石上乐工的毡帽

2.高筒抽纓式毡帽，此帽极似现代儿童所戴的“一把撸”针织帽。帽盔为圆筒状，上边抽扎成纓，这种毡帽也是散乐队的乐工所戴。此种毡帽应是先擀制成毡筒后，按所需之长短截开，再将上面以线抽扎即可。（图11）

3.半圆形毡帽，此帽即无迎风又无帽耳，只在帽盔中下部及上部各横缀一条饰，于前额上方的横条饰上再扎两条竖饰。此帽为插手恭立的内侍男仆所着。（图12）



图12 萧氏夫人墓画像石上侍仆的毡帽

以上三种毡帽，形制较为简单，所着之人多为乐工和侍仆。看来，此形制的毡帽，是身份卑微的奴仆们的头衣。

另外，在扎鲁特旗辽墓亦绘有一种形式别致的毡冠，如图13所示。



图13 扎鲁特旗辽墓壁画所绘的卷沿毡冠

在敖汉羊山一号辽墓《宴饮图》中绘有一手托方盘的男侍，其“头戴卷沿黑色毡帽”。此帽为下粗上细的圆筒形，下沿上卷，上顶平封。这种卷沿帽和唐昭陵石刻六骏中牵马的胡人驭手头戴卷沿毡帽相同。从此帽可以看出，在唐、五代、北宋时期，北方的少数民族都喜欢此式头衣，契丹人也不例外，也把此式毡帽做为本民族的头衣之一。(图14)

在上述墓中壁画上还绘有一种高卷沿毡帽，其形制为：该帽上卷之沿的高高度近于平形的帽盔顶，而且上下粗细相差很小，是一种形制很美观的头衣。(图15)



图14 羊山辽墓所绘侍仆的毡帽

敖汉羊山三号辽墓《烹饪图》及《备饮图》中，均绘有墓主人形象，其头上所衣黑色毡帽形如半球。此种毡帽，从前在水泉沟辽墓壁画中亦有描绘，另外在庆陵壁画中亦有一头戴此形制毡帽的老者，看来，在契丹的民众中这种毡帽极为流行。在近代，这种毡帽在东北及华北地区的男子中曾广泛衣用，并称为“毡帽头”。(图16、17)



图15 羊山辽墓所绘侍仆的毡帽



图16 羊山三号辽墓《烹饪图》中所绘毡帽



图17 水泉沟辽墓壁画所绘毡帽

库伦七号辽墓壁画中绘有一髡发小髭男子，双手捧帽，该帽为尖圆顶四瓣缝合，顶正中缀有一珠状饰，珠上还有一类如火焰之饰物，珠周围有金花图案。和此帽形制一样的，还有宣化张世卿墓壁画中所绘的侍从为主人所捧之帽。此帽当是张世卿生前所戴的官帽形制。张世卿在辽朝为右班殿直，银崇禄大夫，这说明库伦一号辽墓主人的官阶也相当于张世卿的官职。同时也说明这种形制的毡帽是辽代契丹官帽。(图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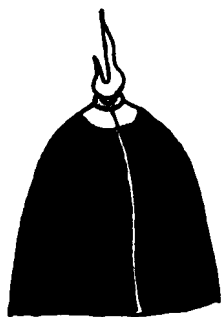


图 18 库伦 7 号墓壁画
“爪拉帽”

辽代妇女亦有戴毡帽之俗，如巴林左旗炮楼山辽墓壁画中所绘侍女，均头衣一种高筒圆顶毡帽，于额上系有一类似抹额的巾拢至脑后扎系，于脑后垂双带，在库伦，敖汉等地辽墓壁画中，描绘很多此式契丹妇女头衣。可见，此式头衣是契丹妇女所喜好的头衣之一。通过多座墓室壁画的描绘，说明在辽代广大妇女中十分流行此式毡帽。不分身份贵贱，咸能衣之。比如库伦辽墓壁画中的女主人就由女侍照镜整理此式毡帽。周锡保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一书中道：“辽主名查利，有时戴此帽，所以后来转音爪拉。”周锡保先生曾花半生心血考衣冠，他把此式毡帽都归于“爪拉帽”类，看来颇有道理。在传世画作《卓歇图》中亦绘有和此式基本相同的女帽，只是顶上多一小圆球饰物。(图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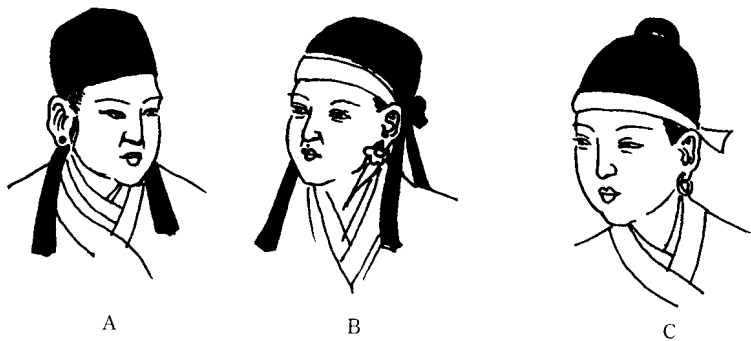


图 19 A.巴林左旗砖厂辽墓壁画中的女子毡帽 B.库伦辽墓壁画中的女子毡帽
C.胡瓌《卓歇图》中的女子毡帽

在巴林左旗辽墓壁画中还绘有一种平顶、前面有几道竖梁的毡冠,这种毡冠在其它辽代墓室壁画中均属少见,但是库伦辽墓壁画中有一侍女,头戴之平顶毡冠与此式极为相似,只是没有竖梁而已。(图20)

纱绉类

辽代契丹贵族有衣纱冠之习俗,以纱为冠,应是从中原学来,但其形制是其民族所喜好的形式。出土的辽代墓室壁画对纱冠的描绘较少,故其种类不多,究其原因,壁画内容多表现出行归来、狩猎的场面,加之北方气候寒冷,所以多描写毡冠。更何况壁画在绘制上,不像传世的文人画作那样精细,所以纱冠、毡冠又很难分得清楚。但《辽史》中有其记载:“臣僚戴毡冠,金花为饰,或加珠玉翠毛,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或纱冠,制如乌纱帽,无檐,不捩双耳,额前缀金花、上结紫带,未缀珠。”通过以上所述,臣僚们所戴的两种冠,其形制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做冠的材料不同。毡冠很可能是春秋气温较低时衣之,而纱冠则是夏季炎热时所冠之头衣。通过上述记载也可以



图20 巴林左旗砖厂辽墓壁画中的女子毡帽

看出两种冠的区别在于:毡冠是以金花为饰或加珠玉翠毛,而纱冠只是额前缀金花,未缀珠。这是两冠的质材所决定的,纱是一种轻薄、柔软的质料,虽经漆过,也不能任重,不能多缀它所不能承受的过量的饰物。



图21 河北辽张世卿墓壁画中的纱冠

在巴林左旗博物馆藏的一方契丹小字墓志盖上,有线刻人物,头上冠应是纱冠,该帽顶为圆形,双耳上方有上折立沿。此式纱冠在巴林左旗滴水湖辽墓壁画中也有描绘,只是大同小异而已。另外,在河北张世卿墓壁画上有一为主人捧冠的高级侍从,其所戴之纱冠,形制上也和契丹小字墓盖上人物的纱冠基本一样,这说明辽代的纱冠形制比较少。(图21)

金属类

辽代契丹人有一种民族传统的金属元服——金冠，这种金冠上自皇帝，下至王公大臣，他们都以此来炫耀自己地位的显赫。《辽史·仪卫志二》载：“大祀，皇帝金纹金冠。”是何形制的金纹金冠？该文没有进行描述，但近年来，在辽王朝当年活动的腹地，相继出土了金冠实物。

这种金冠以辽陈国公主墓及温多尔敖瑞山辽墓出土的金冠实物为代表。陈国公主驸马的金冠形制是：冠由16片鍍金银片重叠组合，薄银片先分片锤揲成型，再用细银丝缀合为冠整体。冠前正中2片，呈云朵形，上下叠压缀合。两侧由下至上叠压3重12片云朵形银片，每2片为一组，用银丝连缀，冠背面2片较大，上下叠压缀合，下片云朵形，上片莲瓣形。冠箍口用一长条顺长对折成双层，卷曲成圆环形冠箍，接口处用银丝缀合，冠体下口嵌入冠箍夹层中。^②温多尔敖瑞山辽墓出土的金冠和此冠的形制基本是一样的，都是以如意云头形的金属片锤揲，雕镂纹饰图案，再以金属丝连缀成冠的。二冠不同的是：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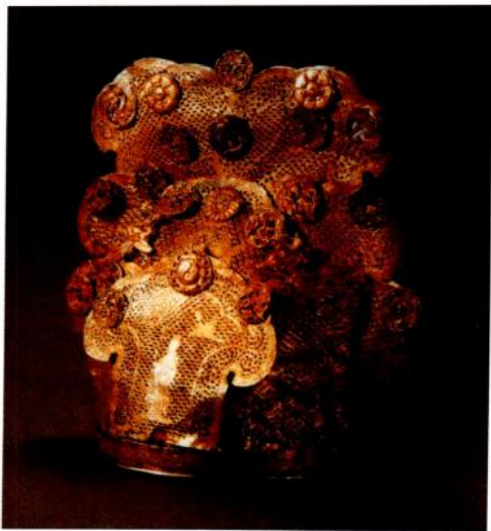


图 22 辽陈国公主墓驸马的金冠

多尔敖瑞山辽墓出土的是铜质鍍金冠，而陈国公主墓所出土的是银质鍍金冠，再就是二冠上的小饰物及图案不同。（图22）

为什么两冠的制作材料、装饰图案不同，与万乘之尊的皇帝的金冠之间又有何异同呢？根据《辽史》及有关文献记载，辽朝官阶愈高，其腰间革带的带饰愈贵重。腰间的带饰尚且如此，作为头上的元服，就更显得等级制度之重要了。上述两冠之所以有用银质、铜质为冠的区别，不是因为墓主人的财富的多寡，而是由于品级的高低、身份的尊卑来决定